

中外散文欣賞

名作家散文選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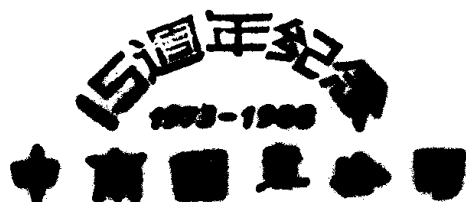
泰爾戈等著·綜合出版社印行



石作家散文集

中外散文欣賞

泰戈爾等著



綜合出版社印行

特價一百三十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綜 合 出 版 社

地 址：台南市府前路59巷2弄5號

電 話：二 七 三 八 八 一

出版登記證·字號為行政院新

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三七一號

發行人：沈 湘 寶

印刷者：金 益 美 術 印 刷 廠

地 址：台南市東榮街105號

電 話：三 七 一 一 一 三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 31062 號

邵玉銘 嫩江省蘭西縣人，民國廿八年生，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美國佛萊契爾 (Fletcher) 法律外交學院碩士，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印第安那州聖母大學歷史系 (民國六十二年至七十一年)，民國七十一年底返國，歷任「亞洲與世界社」主任，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現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著作包括中外文數十種，有《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國史與國事》、《國際局勢與中國前途》等。本書為其最新著作，內容乃探索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與思想，以文學的角度貫穿政治、歷史、民族諸層面，見解獨具，為有關知識分子問政與論政之卓越新著。

文學・政治・知識分子 ● 邵玉銘 / 著

聯合文叢 012

封面設計 / 黃憲鐘

目次

林語堂

阿芳……………一

我的戒烟……………三

秋天的況味……………六

王世穎

倥傯……………八

上海與越州……………一一

大善寺底塔……………一二

塵囂裏……………一四

既望的白馬湖……………一五

火炎底前後……………一七

渡曹娥江……………一八

吳淞口外的團圓月……………二〇

黃昏泛舟……………二二

羅家倫

讀標準的書籍寫負責的文字……………二四

紀念先師蔡子民先生……………三〇

運動家之風度……………三二

對吳稚暉先生致最崇高的哀敬……………三五

艾 雯

散文時代……………三八

曇花開的晚上……………三九

幽禁……………四二

窗前……………四五

沉默……………四七

乍晴……………四九

夜語……………五二

茹 茵

是是非非.....五五

朋友.....五六

修身.....五七

夏 丐 尊

白馬湖之冬.....五八

早老的懺悔.....六〇

梁 啓 超

亡友夏穗鄉先生.....六二

學問之趣味.....六六

孫 福 熙

旅行中.....六九

紅海上的一幕.....七一

淒切.....七二

蕭 傳 文

早晨.....七四

陳 醉 雲

蟬與螢.....七七

繆 崇 群

守歲燭.....七八

沉 櫻

我們的海.....八二

春之聲音.....八五

落 華 生

愛就是刑罰.....八八

債.....八九

光底死.....九一

暗途.....九二

春底林野.....九四

底使侶.....九五

再會.....九七

萬物之母.....九八

鬼讀

羅 隱

鄰居

異國秋思

廟會

蘇 雪 林

寒雨淒風哭大師

小湯先生

綠天

秀的梧桐

家

在海船上

青春

徐 鐘 環

發現了川端橋

書中情趣

奇居

父親

閒想

董 作 賓

飛渡太平洋

陳 之 藩

哲學家皇帝

失根的蘭花

陳 醉 雲

鄉下人家

一四八

一五一

一五四

一五八

一六〇

一六二

一六二

一六二

一六二

一三〇

一二二

一三〇

一三二

一三九

一四二

一四二

一四五

阿芳

林語堂

我家有個童僕，我們姑且叫他阿芳，因為阿芳，不是他的名字。他是一位絕頂聰明的小孩子。由某兌換舖僱來時，阿芳年僅十五，最多十六歲。現在大約十八歲了，喉管已經增長，說話聽來已略如小雄雞喔喔啼的聲調了。但是骨子裡還是一身小孩脾氣，加上他的絕頂聰明，罵人不聽，逐又不忍，鬧得我們一家的規矩都沒有，主人的身分也不易支撐了。阿芳的聰明乖巧，確乎超人一等，能爲人所不能，有許多事的確非他不可，但是做起事來，又像詩人賦詩，全憑雅興。論其混亂，倉皇，健忘，顛倒，世上罕有其匹。大約一星期間，阿芳打破的杯盤，總够其餘傭人打破半年的全額。而他心地又是萬分光明，你責備他，他只低頭思過。而且在廚房裡，他也是可以稱雄稱帝，不覺中幾位長輩的傭人，也都屈服他的天才。也許是因為大家感覺他天分之高，遠在一班傭人之上。你只消聽他半夜的電話上罵誤打電號的口氣。便知道他生就是一副少爺的身分。

我須得先解釋，我何以肯放阿芳在我們家裡造反。在其他傭人所不敢爲的事他居然可以爲之而不受責斥，在阿芳未來的時候，修理電鈴，接保險絲，懸掛鏡畫，補抽水馬桶的浮球，這些雜差，都是輪到我身上的。現在一切有阿芳可以代拆代行了，我可以安然讀伯拉圖的共和國，不會奉旨釋卷去修理自來水馬桶，或是文章做得高興不致於有人從廚房裏喊着：「喂！水管漏了。」單單這一層的使我放心，已經足以抵補我受阿芳的損失而有餘了。他有特賦的天才，多能鄙事，什麼傢具壞了，會自出心裁，一補一塞，一拉一敲，登時可以使用起來；閒時也會在花園中同小孩講其火燒紅蓮寺的故事，倒底不知道是講得小孩有趣，還是聽得小孩有趣。尤其是一件事，使我佩服。自從到我家之後，他早已看準了我的英文打字機。每晨我在床上，他總在書房裏打掃兩個鐘頭，其實正

在玩弄那一副打字機。這大概是他生平看到的第一架，已把他迷住了。在這個時候，書房中每有一種神秘的聲音傳出來。有一天，打字機平空壞了。我花了兩小時修理不好。我罵他不該玩弄這個機器。那天下午，我出去散步回來，阿芳對我說：「先生，機器修理好了。」從此以後，我只好認他爲一位聰明而無愧色的同胞了。

還有許多方面，確乎非有阿芳莫辦。他能在電話上用英語，國語，上海語，安徽語，廈門語罵人。（外人學廈門話非天才不可，平常人總是退避三舍）。而且他那裏學來一口漂亮的英語，這只有賦與天才的上帝知道罷。只消教他一次便會。他說 *Waiter wait!* 而不像普通大學生說 *Wait a moment*。我勸他晚上去念英文夜校，並願替他出三分之二的學費，但是他不肯去。像一切的天才，他生性就很學堂。

這大概可以解釋阿芳可以在家裏造反的理由。但是叫阿芳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了。比方叫他去買一盒洋火，一去就是兩個鐘頭，回來帶了一雙新布鞋及一隻送給小孩的蝗蟲，但是沒有洋火。幸而他天真未失，還不懂得人世工作與遊戲的分別。一收拾臥房，就是三小時，因爲至少一小時須喂籠鳥，或者在廚房裏同新老媽打諢說笑。「阿芳你今年十八歲了，做事也得正經一點，」我的太太說。但是有什麼用？還要看他摔破杯盤，把洋刀在洋爐烤焦了（洋刀洗好在洋爐裡烤乾，是他天才的發明），穢簣放在飯檯上，掃帚留在衣櫃中，而本人在花園裏替小孩捉蝗蟲。現在我的茶碗沒有一副全的了。到了他預備早餐時，廚房裏又是如何一陣陣「乒——乒——乒」的聲音，因爲他相信做事要敏捷。早餐本來是厨子的事，但是不知如何，已變成阿芳專利。大概因爲阿芳喜歡炒雞子，燒飯的老媽又是女人，只好聽他吩咐。因爲阿芳是看不起女人的。

三星期前，我們僱了一個新來洗衣的老媽，從此廚房裏又翻一新花樣了。這個老媽並不老，只二十一歲，阿芳你記得是十八。從此廚房重地又變成嘻笑謔弄的舞臺了。工作更加廢弛，笑聲日日增高。打掃房間已由二小時增到三小時，阿芳連我每日應刷的皮鞋都健忘了。我教訓他一次，兩次，三次，都沒結果，最後無法，我便下嚴

軍的警告：如果明天六時半皮鞋不給我擦亮，放好在臥房前，定然把他辭退。這一天我板起面孔來，不同他說話，我下了決心非整飭紀綱不可。我必須維持主子的身分。那天晚上，我召集全家傭人，重申警告，大家都有懼色，尤其是燒飯及洗衣的老媽，我安然就寢，決定家中的紀綱已經恢復了。

第二天早晨，我六時醒來，靜聽房外的聲音。六時二十分，洗衣服的年青老媽把我皮鞋放在門前。我覺得不平。

「我是叫阿芳帶來的。你爲什麼替他帶來？」

「我正要上樓，順便替他拿來，」那老媽恭而有禮的回答。

「他自己不會帶來嗎？是他叫你的，還是你自己作主？」

「他沒叫我。我自己作主。」

我知道她在撒謊。阿芳的夢魂還在逍遙睡鄉。但是這位年青老媽婉詞的替阿芳辯護，倒使我不好意思，我情願屈服，不再整飭紀綱了。現在廚房如何天翻地復，我是無權過問的了。

我的戒烟

林語堂

凡吸烟的人，大都會在一時糊塗，發過宏願，立志戒烟，在相當期內與此烟魔，決一雌雄，到了十天半個月之後，才自醒悟過來。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興戒烟起來，經過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責備，悔悟前非。我賭咒着，再不頹唐，再不失檢。要老老實實做吸烟的信徒，一直到老耄爲止。到那時期，也許會聽青年會三姑六婆的妖言，把他戒絕，因爲一人到此時候，總是神經薄弱，身不由主，難代負責。但是意志一日存在，是非一日

明白時，決不會再受誘惑。因為經過此次的教訓，我已十分明白，無端戒烟斷絕我們魂靈們清福，這是一件虧負自己而無益於人的不道德行為。據英國生物化學名家夏爾登 Haldane 教授說，吸烟爲人類有史以來最有影響於人類生活的四大發明之一。其餘三大發明之中，記得有一件是接猴腺青春不老之新術。此是題外不提。

在那三星期中，我如何的昏迷，如何的懦弱，明知于自己的心身有益的一根小小香烟，就沒有膽量，取來享用，說來真是一段醜史。此時事過境遷，回想起來，倒莫明何以那次昏迷一發發到三星期。若把此三星期之心理歷程細細敘述起來，真是罄竹難書。自然，第一樣，這戒烟的念頭，根本就有點糊塗。爲什麼人生世上要戒烟呢？這問題我現在也答得出。但是我們人類的行為，總常是沒有理由的，有時故意要做不該做的事，有時處境太閒，無事可作，故意降大任於己身，苦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把自己的天性拂亂一下，預備做大丈夫罷？除去這個理由，我想不出當日何以想出這種下流的念頭。這實有點像陶侃之運甕，或是像現代人的健身運動——文人學者無柴可割，無水可汲，無車可拉，兩手在空中無目的的一上一下，爲運動而運動，於社會工業之生產，是毫無貢獻的。戒烟戒烟，大概就是賢人君子的健靈運動罷。

自然，頭三天，喉嚨口裏，以至氣管上部，似有一種怪難堪似癢非癢的感覺。這倒易辦。我吃薄荷糖，喝鐵觀音，含法國頂上的補喉糖片。三天之內，便完全把那種怪癢克復消滅了。這是戒烟歷程上之第一期，是純粹關於生理上的奮鬥，一點也不足居奇。凡以爲戒烟之功夫只在這點的人，忘記吸烟乃魂靈上的事業；此一道理不懂，根本就不配談吸烟。過了三天，我才進了魂靈戰鬥之第二期。到此時，我始恍然明白，世上吸烟的人，本有兩種，一種只是南郭先生之徒，以吸烟跟人湊熱鬧而已。這些人之戒烟，是沒有第二期的。他們戒烟，毫不費力。據說，他們想不吸就不吸，名之爲「堅強的志願」。其實這種人何嘗吸烟？一人如能戒一癖好，如賣掉一件舊服，則其本非癖好。可知這種人吸烟，確是一種肢體上的工作，如刷牙，洗臉一類，可以刷，可以不刷，內心上沒有

需要，魂靈——沒有意義的。這種人除了洗臉，吃飯，回家抱孩兒以外，心靈上是不會有所要求的，晚上同儉德會女會員的太太們看看伊索寓言也就安眠就寢了。辛稼軒之詞，王摩詰之詩，貝陀芬之樂，王實甫之曲是與他們無關的。廬山瀑布還不是從上而下的流水而已？試問讀稼軒之詞，摩詰之詩而不吸烟，可乎？不可乎？

但是在真正懂得吸烟的人，戒烟却有一問題，全非儉德會男女會員所能料到的。於我們這一派真正吸烟之徒，戒烟不到三日，其無意義，與待己之刻薄，就會浮現目前。理智與常識就要問：爲什麼理由政治上，社交上，道德上，生理上，或者心理上，一人不可吸烟而故意要以自己的聰明意志，違背良心戕賊天性，使我們不能達到那心曠神怡的境地？誰都知道，作文者必精力美滿，意到神飛，胸襟豁達，鋒發韻流，方有好文出現，讀書亦必能神會意，胸中了無窒礙，神遊其間，方算是讀。此種心境，不吸烟豈可辦到？在這與會之時，我們覺得伸手拿一枝烟乃唯一合理的行爲；反是，把一塊牛皮糖塞入口裏，反爲俗不可耐之勾當。我姑舉一兩件事爲證。

我的朋友B君由北平來滬。我們不見面，已有三年了。在北平時，我們是農曆時常過從的，夜間尤其是吸烟瞎談文學，哲學，現代美術以及如何改造人間宇宙的種種問題。現在他來了，我們正在家裏爐旁鼓奮。所談的無非是在平舊友的近況及世態的炎涼。每到妙處，我總是心裏想伸一隻手去取一枝香烟，但是表面上却只有立起而又坐下，或者換換坐勢。B君却自自然然的一口一口的吞雲吐霧，似有不勝其樂之概。我已告訴他，我戒烟了，所以也不好意思當場破戒。話雖如此，心坎裏只覺得不快，嗒然若有所失。我的神志是非常清楚的。每回B君高談闊論之下，我都能答一個「是」字，而實際上却恨不能同他一樣的興奮傾心而談。這樣畸形的談了一兩小時，我始終不肯破戒，我的朋友就告別了。論「堅強的志願」與「毅力」我是凱旋勝利者，但是心坎裏却只覺得快快不樂。過了幾天，B君途中來信，說我近來不同了，沒有以前的興奮，爽快，談吐也大不如前了，他說或者是上海的空氣太惡濁所致。到現在，我還是怨悔那夜不會抽煙。

又有一夜，我們在開會，這會按例星期一次。到時聚餐之後，有人讀論文，作爲討論，通常總是一種吸煙大會。這回輪着C君讀論文。題目叫做宗教與革命，文中不少談諧語。在這種扯談之時，室內的煙氣一層一層的濃厚起來，正是暗香浮動奇思湧發之時。詩人C君坐在中間，斜輪椅上，正在學放煙圈，一團一團的往上放出，大概詩意也跟着一層一層上升，其態度之自若，若有不足爲外人道者。只有我一人不吸煙，覺得如獨居化外，被放三危。這時戒煙越看越無意義了。我恍然覺悟，我太昏迷了。我追想搜索當初何以立志戒煙的理由，總搜尋不出一條理由來。

此後，我的心便時起不安。因爲我想，思想之實在乎與會之神感，但不吸煙之魂靈何以興感起來？有一下午，我去訪一位西洋女士。女士坐在桌旁，一手吸煙，一手靠在膝上，身微向外，頗有神致。我覺得醒悟之時到了。她拿煙盒請我，我慢慢的，鎮靜的，從煙盒中取出一枝來，知道從此一舉，我又得道了。

我回來，即刻叫茶房去買一盒白錫包。在我書桌的右端有一焦跡，是我放煙的地方因爲吸煙很少停止，所以我在旁刻一銘曰「惜陰池」。我本來打算大約要七八年，才能將這二英寸厚的桌面燒透，而在立志戒煙之時，惋惜這「惜陰池」深只有半生丁米突而已。所以這回重復安放香煙時，心上非常快活。因爲雖然尚有遠大的前途，却可以日日進行不懈。後來因搬屋，書房小，書桌只好賣出，「惜陰池」遂不見，此爲余生平第一恨事。

（選自「行案集」）

秋天的況味

林語堂

秋天的黃昏，一人獨坐在沙法上抽煙，看煙頭白灰之下露出紅光，微微透出氣，心頭的情緒便跟着那藍

烟燎繞而上，一樣的輕鬆，一樣的自由。不轉眼綠烟變成縷縷的細絲，慢慢不見了，而那霎時，心上的情緒混着也消沉於大千世界裡，所以也不講那時的情緒，而只講那時的情緒的況味。待要再劃一根洋火，再點起那已點過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積得太多，點不着，乃輕輕的一彈，烟灰靜悄悄的落在銅爐上，其靜寂如同我此時用毛筆寫在中紙上一樣，一點的聲息也沒有。於是點起來，一口一口的吞雲吐霧，香氣撲鼻，宛如偎紅倚翠溫香在抱情調，於是想到烟，想到這烟一股溫煦的熱氣，爆到室中綠繞暗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這時才憶起，向來詩文上秋的含義，並不是這樣的，使人聯想的是肅殺，是淒涼，是秋扇，是紅葉，是荒林，是萋草。然而秋確有另一意味，沒有春天的陽氣勃勃，也沒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令人於枯槁凋零。我所愛的是秋林古氣磅礴氣象。有人以老氣橫秋罵人，可見是不懂得秋林古色的滋味。在四時中，我於秋是有偏愛的，所以不妨說。秋是代表成熟，對於春天之明媚嬌艷，夏日之茂密濃深，都是過來人，不足爲奇了，所以其色淡，葉多黃，有古色蒼龍之慨，不單以蔥翠爭榮了。這是我所謂秋の意味。大概我所愛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時喧氣初消，月正圓蟹正肥，桂花皎潔，也未陷入凜烈蕭瑟氣態，這是最值得賞鑒的。那時溫和，如我烟上的紅灰，只是一股熏熱的溫香罷了。或如文人已排脫下筆驚人的格調，而漸趨純熟煉達，宏毅堅實，其文讀來有深長意味。這就是莊子所謂「正得秋而萬實成」結實的意義。在人生上最享樂的就是這一類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爲佳。烟也有和烈之別。雪茄之佳者，遠勝於香烟，因其氣味較和。倘是燒得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枝，看那紅光炙發，有無窮的意味。鴉片吾不知，然看見人在烟燈上燒，聽那微微唧唧聲音，也覺得有一種詩意。大概凡是古老，純熟，熏黃，熟煉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樣的愉快。如一隻熏黑的陶鍋在烘爐上用慢火燉豬肉時所發出的鍋中徐吟的聲調，是使我感到同觀人燒大烟一樣的興趣。或如一本用過二十年而尚未破爛的字典，或是一張用了半世的書桌，或如看見街上一塊薰黑了老氣橫秋的招牌，或是看見書法大家蒼勁雄深的筆跡，都令人有相同的快樂，人生世上如歲月

之有四時，必須要經過純熟時期，如女人發育健全遭遇安順的，亦必有一時徐娘半老的風韻，爲二八佳人所絕不可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鄧肯的佳句：「世人只會吟詠春天與戀愛。真無道理。須知秋天的景色，更華麗，更恢奇，而秋天的快樂有萬倍的雄壯，驚奇，都麗。我真可憐那些婦女見識狹窄，使她們錯過愛之秋天的宏大的贈賜。」若鄧肯者，可謂識趣之人。

倥 傯

王世穎

二十天來，一處地方還沒有耽擱過四天以上，人事總是倥傯了，苦却不覺得什麼！

這是我近來思想上的轉變，在饒塘江上，偶然想到幾句話來，這話是——

大水沒有波浪，

無以見其雄勁；

人世沒有波浪，

也徒見其平庸而已。

誰說人生不好有波浪，

更誰說人生不應有波浪。

倥傯底經驗，證實了這句話在我確乎是有意義的。動底概念，於是僑占了我這時的全部生命。

人事是倥傯，人無所謂倥傯。有了事，人纔倥傯。倥傯成立的原素：第一在平事，人還是第二個條件啊！事底好歹，反正在做事的人看來，凡要做的總是應做的事，我們似乎也不必再查考底細了。古今人忙的都是事。如

果話說過頭一點，也可以說要做人便要做事，沒有事做，人也不成其爲人了。所以人底成立底條件，事便是個重要的。我們閉了眼睛想想看，如果有人連呼吸都不要費力，做人還有什麼意味。老嫗拿了佛球，唸唸有詞，伊無非是尋點事來做做；沿街的流氓，努着嘴無意中吹出小調底音節來，也無非是尋點事來做做。人事倥傯，在意義上，在文法上，都是無可詰難，顛撲不破的。

大海裡的波浪，水底倥傯使之然；人世間的波浪，人底倥傯使之然。波浪是孕育在倥傯裡的，在娘胎裡是一體，分娩以後，也那裡脫得掉母子底關係！

沒有光波，日月山川之美，不會入我眼簾；沒有浪聲，黃鐘大呂之音，不會入我耳鼓。火車要從平地上直達險峻的山巔，所取的軌路，是波紋形的；輪船在大戰時期內從這洲到那洲，因爲要避水雷，航海線也是波紋形的。沒有波浪，一切都完了。越是要到奇險新穎的境地，越是要有波浪。波浪底起伏不平，便是動底概念底具體的表現。在波浪裡做人原本不稀罕，這是應該的；不敢在波浪裡做人，也未免太不會做人了。人們！倥傯是我們底本分，在狂瀾裡打幾個旋轉，多一點努力，彼岸就近一點。望洋興嘆，終於是無用的吧！

倥傯底經驗愈多，愈使我心胸安佚，決不會噴有煩言的。這次被動的倥傯，當時倒使我萬分地感受不快。然而這也許是天意，把我從砥礪上磨鍊出光芒來，我也便却之不恭了。

一月奔波，剛從滬上返里的我，滿望能够和家人歡敘一下，可是事實上竟沒做到。江浙風雲，傳說很久，這次看來不像謠言了。

伊這次是嫁後第一次的歸寧，福月未過，便開著江浙闊綽的把戲。萬一路線中斷，伊欲歸不得，那時便沒有辦法了。家鄉遠在三山，獨自過行，弱女子是不慣的。我於是不得不伴伊走一遭。

不見故鄉，一霎眼已是十年。十年前，福州烏石山上的景物，還依稀浮現在心海裡。那時我還是童稚，扣盤

獨燭，一切都是受人撫摩，受人將護，受人甘言底哄騙，此番如果歸故鄉去，已換了個成人回家，長者底愛護，親朋底嬉戲，往日底情景早都成了過去，現在底我，要受人異樣的待遇了。滄桑十年事，想到心頭，今昔之感便油然而生，故鄉的親友，我也實在懶得見他們，甚至於怕見他們，衣錦榮歸，使鄉黨側目，原可不必，成就點事業回來，把十年來些些的經歷帶點回來，至少是我分內的事吧，然而我一貪如洗了十年，便是「淡於水」的門賢，也措置為難，慢說是黃金千鎰的厚儀，故鄉底門，使我不敢輕敲，這也是個原因，這次或者是要去了，汨汨流水中過幾天生活，爽朗一下，也未始不為得計；擘十年來幸未喪失的童真，交還給故鄉的父老們手裡，門勢雖薄，恐怕還不至拒納；我這般想時，心胸頓覺泰然。

部署行裝，著實忙了些時候，那時也沒有時間容我思考，匆匆裡過日子，不旋踵已到了行期。

臨行，母親這般對妹妹講：「這次名義上的歸寧，辜負你走一遭。走吧！對你媽講，說是我明年還要你回來的。記著罷，到家拍通電報來，我這裡是毋庸你牽掣，你放心！」這樣遠的路，伊家人丁又不多，明年再歸寧，怕是無望呀，伊早便如此對我講過，至少也要兩年，纔能回來，祇是不願給母親知道。伊聽了母親底叮嚀，將錯就錯地敷衍一聲，已是抬不起頭來。在母親這還是一種希望，在伊却已對此絕望了。

車夫們一聲聲的催促，其勢不能再延。相對無聲，萬千種話都在這沉默的一刹那整個互相傳遞過去。雖然足部是非常蜘蛛，我們終於是走了。

門外回首，母親却不出來！虧得伊今番不知怎樣忍心，竟停演了臨別餞別的一幕。

我們到了申江，恰巧有人回閩，伊便附伴候船回去。我福州終於沒有去，可是人仍是一般倥傯，祇是換了個方向。

（選自「倥傯」）